

好的文化品牌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诗意与美

◆ 郑崇选



本周,上海文化品牌大会在上图东馆举行。代表最广大人民审美追求的上海市民文化节,是有口皆碑的上海文化品牌。此前,“城市美育日”在上海全市各个区次第绽放,上海市民文化节如约而至。本年度市民文化节的主题聚焦“人民城市 人民出彩”,在文化场馆、街区、水岸、公园、绿地、广场等多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城市美育活动,认识美、体验美、展示美、创造美,以文化人、以美育人,全民美育赋能上海市民文化节进一步提质升维。

经过多年的探索、创新和发展,上海市民文化节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品牌,不仅在上海家喻户晓,而且在全国也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上海市民文化节的品牌之路对于文化品牌的打造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示,在广

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只有与日常生活世界充分融合,并且切实呼应和满足民众多样丰富的文化需求,文化品牌的培育与成长才可能具有勃勃的生机与常新的魅力,而不是如灿烂烟火,虽一时光彩夺目,却眨眼即逝。

文化品牌是城市文化内涵与特质、文脉传承、民众文化需求、对外文化影响最为集中的载体。新时期的上海文化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与累积,形成了上海文化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与累积,形成了五彩斑斓彰显了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神采,同时也不断生成类型多样的文化品牌,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熔铸了上海文化品牌的丰厚内涵。上海文化品牌的打造既要不断充实滋养已有的文化品牌,传承上海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要创新和发展,准确把握广大市民群众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需求特点,在无所不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提取文化品牌得以成长的内在基因,打造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甚至是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不断提升上海的城市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高质量文化产品的供给成为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内涵。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上海从“十二五”就开始布局公

古代流行音乐何以流传当代

◆ 朱光

舞台上站着一个机械臂,比牙医使用的器械高大粗壮1倍。节目单上写着“高博文与机械臂——《漫歌行》AI叙事音乐会”。演出前,谁也猜不透会有怎样的场景,但是,总有热心观众与机械臂合影。毕竟,这太新鲜。近日,上海音乐厅举行的“数字缪斯——音乐科技融创节”上,有两台音乐会特别令人好奇、引人遐想。一台就是“高博文与机械臂”,一台则是更古老的南音数字化音乐会,名为“过去即是未来”。数百年前流行于苏州的评弹,以及数千年前就流行于泉州的南音,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可以让古代流行音乐更流行。

变成一位等高的女性侧影时,她就是那位“时代曲”明星艾莉了。机械臂艾莉也会唱“时代曲”,委婉且有点哀怨。天幕上不时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黑白照片,不时又仅仅是抽象的光影,营造出影影绰绰、虚实相间的意境。

曲终,高博文介绍,提供当年“时代曲”流行之际的黑白照片的是丁夏——漫画家丁悚之孙,丁聪之侄。丁夏则透露,参与这部作品的机械臂团队,来自漫画家张乐平之孙及其同济大学的团队。上海音乐厅方面表示,以及高博文与机械臂“做媒”的正是这次“融创节”。艺术与科技终会相遇,就像是历史与文化,终究会在新的时代中有回响。

回响的,还有历史比评弹还要悠扬的南音。始于唐、形成于宋的南音,是中国汉族历史最长的音乐体系。陈三五娘的故事,源远流长至今,流淌在“点水南东”这支年轻人的乐队,重新编配的《年久月深》一曲中……这支编制中有电吉他和架子鼓等电子的“流行”南音乐队,是由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带来的音乐会名字很长——“过去即是未来,数字化的世界

遗产“南音+”音乐会”。主唱是个温婉女生郑明明,透露家族中大多数人都是南音艺人。制作人蔡凯东,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东南亚潮男,负责了所有曲目的编配,同时他也演奏电吉他和阮和琵琶等——事实上,这些乐器本身的乐理结构也颇相似。阮,就是东方的吉他。已有千年历史的南音,在以流行音乐常用乐器加强节奏感、氛围感、情绪感之后,变得情感层次更丰厚、更微妙,甚而更磅礴了。陈三与五娘之间的情感变化,看似隐忍克制,实则如山倒海了。那唱叹变得意蕴更为深刻、绵长。

诗词曲赋,本来就是古代的“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吟”,就是歌唱。昆剧《牡丹亭》中,最著名的“袅晴丝吹来闲庭院……”,其曲牌名为“步步娇”。所谓曲牌,就是旋律、节奏相对固定的谱子。古人唱歌角色这几首谱子好听,就逐渐固定成几个“曲牌”——以后换词填进去就行了。所以,“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曲牌一致的曲目,还有“杨柳枝头黄昏月”……因而,我们熟读的诗词曲赋,都是古代流行音乐的词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系统框架,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整体推进,上海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阶段性特点和要求,上海打造了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良好效应,具体表现在创新运行机制、激活文化空间、丰富文化供给、活化文化资源等多个方面。

文化原创方面,近年来“上海出品”渐入佳境,大量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文艺佳作,现象级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见证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波澜壮阔和丰富多样的心灵图景。2023年末,电视剧《繁花》热播,成为网上网下现象级的文化事件,不仅掀起收视狂潮,更是打造了一个城市文化原创IP,一部剧点燃一座城。《繁花》讲述了时代大潮中精彩的上海故事,生动细腻的风格化影像之中充盈着海派文化的独特神韵,让人沉醉其中,人的命运和城的生长水乳交融,成为优秀原创IP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绝佳范例。



儿。而我们不一定很熟悉的戏曲、曲艺,就是古代流行音乐。明清之际,苏州虎丘的“昆曲大会”有万人齐唱昆曲之势——如今万人齐听流行歌星演唱会一样的阵仗。

“时代曲”虽然特指周璇、白光等歌手演唱的那一类歌曲,但是音乐、歌曲反映时代,是不变的特征。正如评弹是百年前的流行歌曲,南音是千年前的流行歌曲。而节奏与布鲁斯、爵士、说唱等,是当下的流行歌曲。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当前流行的曲目中有多少会流传至百年、千年后呢?至少,评弹和南音做到了流传至今。这就是其内在原因,不仅仅在于评弹艺人、南音艺人还在唱,也因为它们还是能吸引那么多人。

虽然也有观众对高博文与机械臂的合作持保留态度,“这不是我想看的原汁原味的评弹”,但是有更多观众保持开放的态度:“这可以在展览空间里观看,因为这个节目的视角已经突破到了上台台下的互相对视……”你看,创新,就这样如涟漪泛开。依然保有被讨论的热情,才是艺术寻求绵长生命力的内因。

古代流行音乐,应该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形式成长,才能持续流传。



《城中之城》：“商战剧”的新探索

◆ 简平

“上海出品”的电视剧《城中之城》正在央视热播,被观众誉为难得的金融行业题材的一部精品力作。观众习惯性地金融行业题材归类为“商战剧”,而国内本土商战剧的创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此已经有了不少成熟的创作经验和作品积累。但在新时代,商战剧如何实现突破和超越,这是一项新课题,也是一项新探索,而《城中之城》无疑交出了一张亮眼的答卷。

《城中之城》对于商战剧的成功探索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商战剧的主核由行业内纷杂的竞争故事导向揭示人物的成长史。先前众多的商战剧将视点聚焦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勾心斗角和商业战略的争夺,商业利益的纠葛,商业运作中的背叛常常是故事主线,为观众呈现一个因尔虞我诈而步步惊心的商战世界,可《城中之城》追求的并不是这些浮于表面的紧张和惊悚的故事情节,而

是将重点落实于人物在时代背景下的成长过程。剧中的银行新人陶无忌,初入商场时心怀理想,充满着对成功的渴望。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面对金钱、权力和名利的诱惑,差点迷失了自己,为了成功而背弃自己最初理想和原则。但是,后来陶无忌认识到成功并不是一个人唯一的追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and 选择。在一次重大危机中,他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荡涤,意识到金钱和权力并非一切,内心的善良和道德良知才是真正的财富。于是,他决定回归初心,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找寻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从而成长为新一代金融秩序的守护者。《城中之城》以对接真实“地平线”的毕业生和职场新人的关注,生动揭示了陶无忌、田晓慧等年轻人在职场中的成长与蜕变,这样的成长史,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也是对人物精神层面的建构,为商战剧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空间,让观众尤其是职场中心人有触动,越过

商战的冷酷无情,更多地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光芒,同时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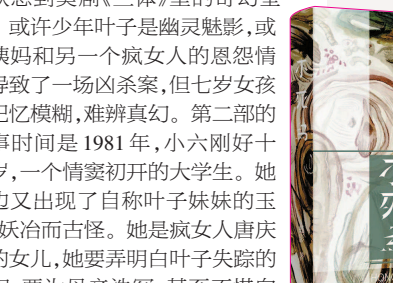
第二,商战剧的触角由单向的行业伸展至宽广的社会生活。《城中之城》与其说设置了一组正面和反面角色,不如说是塑造了在选择里芸芸众生的群像,概括了社会中的各色人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的身上都刻着时代的烙印。剧中不仅有“金融高管F4”,还有不同背景、不同阅历、不同层次的人物,包括从商场老板到基层员工,从成功商人到失意者,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生存现实和诉求。他们在剧中相互交织,展现出现代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呈现出一幅真实而多元的社会画面。正是因为放在这芸芸众生之中,赵辉的坚持和放弃、固守和沦陷、进取和堕落才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有逻辑轨迹,于是,让观众在为这位原本有作为、有担当的银行家,最后为一笔医疗费用而断送职业生涯和一生清白痛心之余,也会探究其内外之因。

群像式的叙事使《城中之城》拓展了商战剧的外延,不再局限于单个行业或领域,而是通过多元人物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命运,为商战剧注入了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社会关怀,展现出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情感困境,也让人性的博弈更加惊心动魄,彰显恪守职业底线的无比珍贵。多视角的处理方式,让观众相信每个人物都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都在构成着这个城市的完整面貌和形态。

第三,商战剧的审美由单纯的窥探、刺激转化为对光明的向往和期待,对美好的信任和坚守。《城中之城》选取时下极具探讨性的时代议题,多维度地展现近年国内金融业的改革进程,以两代金融从业者之间的思想传承和价值观对比,引领观众思考正义与利益、法理与人情等严肃议题。剧中有好几场尖锐的矛盾冲突,比如审计主任苗彻与赵辉的屡屡较量和对决都火花四溅,以前这种戏剧冲突在审美上更多地追求观赏效果,以致夸张失真,真是图一时之爽,但《城中之城》的每场剑拔弩张之戏都饱含内质,都是灵魂的较量、意志的对决,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也将两代金融人的命运抉择与中国金融业的转型发展相结合,展现健全金融监管体系背景下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场,因而更加真实、更富张力。

毋庸讳言,在金融行业,同样阳光底下有阴影,发展过程中有各种问题和压力,有艰难有曲折,从业人员也面临种种挑战乃至内心挣扎。《城中之城》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回避和遮掩,而是锋利地描绘出职场上的各种难题与利益诱惑,并通过塑造一批恪守职业道德、坚守理想信念的新时代金融从业者形象,揭示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并且布满金钱利益的社会中,有更多的人在寻找、搭建、固守自己精神财富的“城中之城”,观众既看到人性的复杂和脆弱,也同样感受着希望和坚持的力量——因为剧中有那么多怀揣理想、信念、勇气的从业人员,他们依然在工作,追求专业成长,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如何在竞争中保持原则、底线和人格。《城中之城》赋予了商战剧更深层次的审美观念,那便是建设向上向善向好的心灵世界,就时代性而言,这也是唱响金融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光明之歌。

那支古怪的笔破云穿越



花城出版社新推出了虹影的长篇小说《不死鸟》。她那支古怪的文学想象之笔,穿透文本时空的屏障,隐约触碰历史的某些神秘片段,但又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这部小说是由三个相关联的中篇连缀成的一部长篇。我注意的是作家写作进度,这三部篇幅不大的中篇,几乎是一个年头完成一部。这说明《不死鸟》不是一部随意结构的长篇小说,而是经过了作家精心的结构布局。我比较喜欢的是第一部,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中篇,单纯而精致,充满童话般的诗意。1969年,七岁的女孩小六到姨妈(妈妈的挚友)家住一段时间,住家边上是重庆西区动物园,兽苑虎啸猿啼,山城云雾缭绕,女孩如梦似醒,越窗而出,与一个干干净净的滑板少年相从游戏。老街尽头,星光灿烂,让人联想到美剧《三体》里的奇幻呈现。或许少年叶子是幽灵魅影,或许姨妈和另一个疯女人的鬼怨情仇导致了一场凶杀案,但七岁女孩的记忆模糊,难辨真幻。第二部的叙事时间是1981年,小六刚好十九岁,一个情窦初开的大学生。她身边又出现了自称叶子妹妹的玉子,妖冶而古怪。她是疯女人唐庆芳的女儿,她要弄明白叶子失踪的真相,要为母亲洗冤,甚至不惜向小六施以报复,差一点酝酿成又一个凶杀案。简直是一个谜团未解,又被另一个谜团所覆盖。第二部写的是少女的奇幻遭遇,呼应了第一部的童年魔幻记忆。小说叙述到此,三个真正的主角尚未正式登场,只是若隐若现地浮现在女孩汹涌的脑海里。

小说篇名曰:不死鸟。传说在巫山有种鸟,为仙女所变,即使打死,瞬间即会复活。小说塑造了三个四川女子:一个是小六的母亲唐素惠,一个是小六的“姨妈”唐玉英,还有一个是疯女人唐庆芳,他们不是亲姐妹却是同乡同族,风华正茂时,携手闯荡在山城重庆,成为小说叙事者心目中的三只“不死鸟”。正如穿梭在三个女人中间的男人董江

所形容的:“难道你们三个不是吗?不死鸟是传说,而你们呢,有一天会成为传奇。”这部小说所写的,就是关于三个女人的“传奇”。我们没有见到她们的涅槃重生,她们还在苦难中挣扎,藏污纳垢的苦难,竟然成为不死鸟的一种历练。

如果用个比喻:整部小说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体,那么第一部、第二部只是画出了两条腿和一双手,还没有显现出整个人形,唯有第三部体量庞杂,成为拼接手脚并赋予生命魂魄的躯干与头脑,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所在。第三部中,叙事者站在1983年逆向探寻1945年的山城秘密,但由于当事人守口如瓶,叙事者能够探到的所谓“秘密”,只是一个稚嫩的女学生用贫乏知识拼凑出来的历史“想象”,只能说是“一个传奇”,而不是真相。

作家虹影通过小六的想象,虚构了一段传奇故事:抗战末年,三个姑娘在山城重庆卷入一个复杂的刺杀事件,这里面牵连到国民党军统中统两股力量、敌伪侵略势力,还有中共地下活动,案情扑朔迷离。叙事者小六对母亲、姨妈一辈人的历史真相最终还是一头雾水,她对历史的想象充满浪漫、时尚的情调,然而文本所遮蔽的“不死鸟”的真正秘密,要远比文字所表现的传奇故事暗得多,也严酷得多。

在虹影的小说里,始终凝聚着一种实实在在的不变的元素,那就是作家对母亲、对故乡的挚爱。虹影在自己的小说里一遍遍书写山城重庆,朝天门码头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母亲,她在《不死鸟》的日记里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重庆相对上海,对我而言是不同的写作经验。上海始终是传奇,而重庆不仅是传奇,还多了一种魔幻、一种记忆、一种钻心的疼痛,跟我母亲的记忆相同。”在书的题词中,她又把这种对母亲和故乡的爱传递给自己的女儿:

给琥珀——一个2007年出生的女孩,记住这儿永远是你的故乡。

艺术不言

林距离

◆ 林明杰

好久没去巴黎了。这次因陈家冷先生在巴黎的画展去了。

记得20多年前第一次去看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巴黎的艺术,传说中的卢浮宫、蓬皮杜、奥塞馆……还有遍布于大街小巷的画廊、古董店和咖啡馆。

让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未必是名山大川,但无不是有历史,有艺术,人文之美和自然之美和谐融融的地方。

陈家冷先生是一位87岁依然浪漫而有激情的艺术家。35年前他第一次去巴黎,回来后说:如果我和周恩来、邓小平同时来到巴黎,见识到现代文明成果的盛况,反观积贫积弱备受凌辱的祖国,或许我也要成为一个革命者!

他没机会成为革命者,但他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革新者。35年后的今天,他带着新近创作的水墨作品和巨型瓷绘作品,再度去巴黎,是想让那里的人们看看中国艺术家这些年来的探索 and 成果。

和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都不同,陈家冷没有在美国留学过,更不会法语。但展览开幕后每天都有许多法国人来看展,对这些具有鲜明东方风韵却又富有创新个性的作品的理解,毫无障碍。

视觉艺术之传递,本就是最直接的心灵感受和沟通。没有语言的隔阂,不需要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古语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拿来形容艺术的力量,最恰当不过。

陈家冷的展览,还让我遇到了两位失联的老友,他们都在我第一次去巴黎时接待过我。一位是当年很帅气的画家江大海,现在看上去走路有点踉跄了;另一位是我的老同事,当时是



新社法国分社首席记者钟诚,现在是欧洲时报社长了。钟诚见了我便想起当时正在巴黎艺术的夤蔭,如今早已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拥有大量年轻艺术粉丝。不由得感慨,时光真快,人生易老,艺术长青。

此番巴黎之行匆匆,来不及跟巴黎的上海画家朋友说“我来了”,只是跟陈家冷先生等一起去了冯晓鸣在枫丹白露的画室。认识冯晓鸣至今,他一贯低调谦逊,话不多,更不善于夸耀自己的画。但在法国总统府对街的著名画廊里,他的画和法国国宝级艺术家皮埃尔·苏拉热的经典之作和谐共处,交相辉映。

据说上海一个时装品牌就在附近开了旗舰店,并有一个艺术中心即将落成,首展也将是一位上海画家——何曦。

这些年,人类文明是遇到坎了,隔阂多了,对立多了,时有冰冷的气氛令人不安。但看到博物馆里人们热爱艺术的氛围依然,国际间的艺术家交流还在进行,觉得文明之火不灭,人们对艺术、对美好的憧憬还在,那就充满希望。

冰雪的融化不是靠铲雪车或融雪剂,而是当各色的花儿一朵接一朵无声地开了,自然就是冰雪化开的时候了。